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十五回 張貴妃賣履訪恩

卻說嚴嵩心懷妒忌，要顯自己厲害，故意把共薦的會元卷子撤了開去，另換一卷上去抵補，把榜放了。故此海瑞名落孫山，無情無緒的，不禁長歎。海安道：「老爺不必如此。今科不得高中，明科再來就是。」海瑞道：「功名得失，固不必怨。但此刻盤費都沒有，如何歸家？」海安道：「昔日張老兒貧困時，老爺屢捐客囊相濟。如今他已富貴了，何不向他略借百餘兩，以作路費？下科赴考帶來還他就是。」海瑞道：「你們哪裡知道，張老兒到底不是讀書的人。今者偶因女兒乍富乍貴，我卻向他借貸，則平日護衛他的心事，也盡付之流水。況我曾有言說過，會試後便遷居的。如今名落孫山，復有何顏再去伊人相見？遷居之後，再圖歸計。你二人可到外邊尋覓旅店，遷了出去，再作道理。」海安不敢多言，便去尋覓旅店不提。

再說張老兒因女兒乍得富貴，此際就有許多官員與他來往。

這一日是哪一位大人相請，那一日是哪一位尚書部堂邀飲，所以無一時空閒時節。這仇氏亦不時到宮裡伴侍女兒，那店中並無一人往來。海安尋著了旅店，便來說知。海瑞看見張老兒不來店中，遂做一書札，以為留別之意。其書云：萍水相逢，竟成莫逆。三載交契，自謂情殷。諸承關注，感荷良深。更喜天寵乍加，椒房亞後，貴勛之慶，欣慰故人。瑞命途多蹇，仕路蹭蹬。兩科不售，徒有名落孫山之歎。今議圖歸計，故以暫別東道主人。近因老丈貴務紛紜，不獲面辭。所有店中什物，俱已照點，如數封志完固，並請鄰人眼同點齊，封鎖店門，以候翁歸檢點。所有厚恩，統候將來銜結可也。定期歸日，另當躬親拜辭。專此佈達，並候升祺不一。

晚生海瑞頓首海瑞把書信寫了封固，另將房內什物，逐件開注明白命海瑞請了左右鄰人來到，告知備細，並請他們眼同檢點一次。什物各件，交付清楚，隨與鄰人告別，一竟搬到東四牌樓旅店住下，徐圖歸計。

比及張老兒回時，海瑞已經搬去兩日。鄰人備將言語告知，張老兒不勝贊歎其忠厚。及進裡面，看見了遺札，自悔不該前日到某人家去飲酒，以致不能與海瑞恩人一饒，深以為恨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元春既蒙恩寵，貴掌椒房，然時刻念著海瑞之恩，未嘗須臾忘報。這一日看了新科進士錄，卻不見海瑞的名字，歎道：「何斯人之不偶也！他的才學以及心術，慢說一名進士，即使狀元亦不為過，怎麼偏偏名落孫山，這是何故？想起當日我父母被嚴二強迫之時，若非海恩人相救，焉有今日之榮，受恩豈可不報？但恐他看見榜上無名，即議歸計，我縱在皇上面前提挈他也是枉然的。」

左思右想，忽見仇氏進宮而來。元春便問道：「母親，近日海恩人在店中作何景況？」仇氏道：「他見榜上無名，竟遷去了。臨別之際，你父親不在店中，他便邀了左右鄰人到店內，將他房內所有的物件，逐一共同查點明白交付了，然後遷去，又不說是遷到哪裡。及你父親回店，始知備細。又得見留別書札，只言不日就要起程，再來面辭等語。我想此人真是個誠實君子，來去分明，真是令人起敬也。」元春道：「不獨誠實，而且義俠。我家若不得他衛護，只恐此時你我不知怎生樣子了。」

只可惜他中不得一名進士。我如今卻有心要弄頂紗帽與他，只是不知他還在京城否？」仇氏道：「以我料之，此人必不曾去。」元春道：「母親何以知之？」仇氏道：「海恩人說話，是一句只說一句的。他書中曾言有了定期，親到辭行。若是回去，必來我家辭別的。今不見他來，是以知其必不曾去。但是京城地方如此寬闊，東西南北，不知他住在哪間店兒裡面。況且他是個最沉著的，在我們店中住的時節，你也見的，無事不肯出門少立一回。就是他兩個家人，亦不許出外走走，如此實難尋覓的了。此是你有此心，而彼無此機會也。」元春道：「只要用心訪尋，哪有個尋訪不著之理？我想起當日在店中，曾做了一雙繡鞋相送與他。他只受了一隻，以為日後紀念。此時我亦將這一隻收拾好了，如今現在什襲之中。明日我只喚一個內監，拿了這一隻繡鞋，在各門內呼賣鞋子。只是一隻，再沒有別人肯買的。若是有人呼買，就是海恩人了。此卻最妙的。見了海恩人之時，我另有話說，叫他在這候著。我卻在皇上面前代他弄頂紗帽，亦稍盡你我報恩心事。」仇氏道：「豈不聞古人云：『有恩不報非君子，有仇不報非丈夫。』這兩句說話，你我正當去做呢。」元春點頭稱贊。

到了次日，元春喚了個內監名喚馮保，吩咐道：「我昔年在閩中，繡有一雙鞋子。及後失了一隻，再沒心神再做了，如今這一隻尚在這裡。我意欲命你袖了此鞋，悄悄的出了宮門，到街坊上去，只將這鞋叫賣。若有人叫買，你便賣了他，但只要問那人姓甚名誰，即來回我，不得張揚，自有重賞。」遂將一隻鞋子交與馮保手中。

馮保接鞋叩謝，悄悄的出宮而來，一路上逢人便叫：「賣鞋！」人人看見是一隻鞋，只管叫賣，個個掩口而笑，都說他是呆的。馮保一連走了兩日，卻不曾遇著一人叫買。直至第三日，在宮中吃了早飯，卻從東四牌樓這邊走出來，亦是一般樣叫喚，暫且按下。

又說海瑞自搬出了張老兒店來。終日思想歸計。只是沒有銀子，如何回得粵東？意欲向同鄉親朋告貸，自念交遊極少，只有潮州李純陽在翰林院內。就是徐煜邦在兵馬司任內，其缺亦是清苦。餘者都沒甚來往，怎生開口求人？又念妻子在家必要懸望，諒此時亦已得見新科錄了。知我落榜，不知怎生愁悶呢！自思自想，好生難過。無奈只得往李純陽處走走。

剛出門來，恰好遇著馮保，手拿一隻繡鞋叫道：「賣鞋！」

連聲不斷。海瑞看見，就愣了眼，猛省道：「這一隻鞋，我好像見過的一般。是了，是了，不錯的！就是張老兒的令愛相送與我的。此際只收了一隻，現在箱子內，如今這一隻，怎麼落在這人手上？諒必有個什麼緣故。待我喚轉他來，再作道理。」

便急趕上前去，叫道：「買鞋，買鞋！」喚了幾聲。

那馮保方才聽見，回轉頭來，問道：「相公你要買鞋麼？」

海瑞道：「正是。請到小店議價如何？」馮保暗中歡喜不迭，遂隨了海瑞，來到店房坐下。馮保問道：「相公，果是要買

麼？」海瑞道：「果然要買。不知此鞋一隻，還是一對的？」

馮保見問，心中疑惑，因給之曰：「一對，哪有一隻賣得錢的道理？」海瑞道：「如此不合式了。」馮保急問：「何故不合式？」海瑞道：「在下也有一隻，與尊駕這只相同，故此要買。」

若說是一對，只恐剩了你的，豈不屈了你的麼？」馮保問道：「原來相公也有一隻麼？乞借一觀，可相像否？相公意下如何？」海瑞道：「這又何妨？」便令海安開箱，取了出來。

馮保接過手來，將自己的一並，就是一對兒所出的，絲毫不錯，因暗暗稱奇，喜意濃濃的說道：「相公，這一隻果然與在下的合式，想又都是一手所出的了。怎麼只有一隻？倒要請教呢！」海瑞道：「這一隻鞋兒，卻有個大大的緣故呢！待我說來你聽！」便將始末備細說了一遍。

馮保聽了，始知原委，因問道：「相公高姓尊名？」海瑞說了姓名。馮保聽了道：「原來就是海老爺，失敬了。如今在此久居的呢，還是暫寓的呢？」海瑞道：「本擬即歸，只因缺乏路費，難以走動，故而遲延至今。左思右想，鬱鬱無聊，只得散步，往李翰林處走走。剛出門來，偶見此鞋，因而觸起舊日之情。請問駕上，這鞋兒卻從哪裡得來的？乞道其詳。」

馮保道：「說來話長了，我有幾句話兒，你試猜一猜看。」

海瑞道：「煩說來，待在下試猜中否？」馮保朗吟道：家住京城第一家，有人看你賞官花。

三千粉黛歸我約，六院娥眉任我查。

日午椒蘭香偶夢，夜深金鼓迫窗紗。

東君喜得嬌花早，故伏甘霖夜長芽。

吟畢。海瑞道：「猜著了，莫非駕上是宮內來的麼？」馮保道：「怪不得你們讀書的這般厲害，一猜便猜中了。我直對你說，咱家不是別人，乃是內宮西院的司禮監。昨奉張貴妃娘娘之命，著咱家拿這鞋子出來叫賣，說是有人要買，就要問了姓名，立時復旨。卻原來皇家娘娘受過老爺大恩的，故此著咱家前來密訪，想是要報老爺的恩了。老爺可住在這裡，聽候咱家的信，自然不錯的。」遂即告別起身，回宮而來。

見了張妃，跪下說道：「娘娘，奴才為主子訪著了。」張妃便問：「訪著什麼？」馮保道：「容奴才細奏。」便將如何遇海瑞，叫喚買鞋，逐一說知。張妃聽了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不錯的。你可認定了他的住址麼？」馮保道：「奴才已經認得了，故此回來復旨。」張貴妃道：「你明日可將他那只鞋兒拿來我看，我自有話說。」馮保應諾。

次日天明急急起來，連早膳也不用，一逕來到東四牌樓，到海瑞房內，彼此相見了。馮保備將張貴妃要看繡鞋一節，對海瑞說知。海瑞道：「謹尊台命。」乃起身取出來，交與馮保手帶回宮去。馮保大喜，作別而去。正是：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不知馮保將鞋拿進宮去，張貴妃怎麼發落？且聽下回分解。